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鄧洪繼

漫塘集卷十七
宋　劉宰　撰
四六劄
通鎮江趙守范
竊以孟秋謹月甘雨應期恭惟其官以天上星辰主江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某久矣畢棲睎焉高仰飛沈異勢拜伏無階兹審錫命帝宸陞華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浙以西更借金城之

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召父杜母之来知已布於教條敢敬陳於賀牘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讀人間未見之書為天下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觀之吟赤白囊中忽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戎之行陰闔陽開孰測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摧千里之鋒武夫悍將奉命以争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陸抗守邊之略信不愧於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亟見於賈誼內徧儀於華貫外洊領於蕃宣甫兹建臺又爾易

地蓋兵之可用古獨稱於京口而謀之未寢今猶慮於淮南望公之来真以日而為歲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乘爭侵暴足知屛息於閭閻風采精神信可折衝於樽爼願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以一洗積年愁恨歎息之聲庶戍保障之功即正樞機之任某蚤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免於饑寒一廛為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庇士敢祈杜老之歡顏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陋辭

拙且不嫺彝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幸甚

慰趙守冬至

黴陽肇復庶彚潛通恭惟某官當南路之日初回望太行之雲益遠一誠哀慕五内分摧然念大江之南正資固圉長淮以北更藉折衝惟深抑於至情以導迎於和氣某才非毛遂雖莫預平原之十九人頌擬奚斯惟遥祝魯侯之萬千歲無由面控仰丐情原

回韓守大倫

專价咼来華緘下墜細字識隆謙之過多儀欽厚意之
將四端出紅女之機應念授衣之候十壺遣從事之餉
尤憐把菊之情錦荔螺頭以慰其束蒀采茶之勞彩箋
兔穎以寫其登山臨水之感記存良厚報稱謂何其官
家傳盟府之勲身服聖門之教方急符狎至常思田里
之寬雖畫戟森羅每想林泉之樂淮陽信汲黯所薄河
内願寇君之留惟酌民言勿專已計其少而落落老已
昏昏了無鄒谷回春之能徒有楚客悲秋之賦無衣而

何卒歲巳幸紓亟俗之憂醉酒而歌太平尚復見周家之盛頌言及此感歎兼之謹勒此代其身謝于庭下

回韓守請鹿鳴

以汝南月評之朝舉周官歲貢之禮不遺衰晚亦賜招邀仰惟二千石之尊勸駕惟謹固應大七十之老扶杖往觀竊以道同相謀詩歌必類方食苹之雅詠散入莞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詎宜此處可著陳人用控忱辭仰祈矜照辭齊王出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

州游廬山他日儻同於元亮

回韓守減苗斛劄

軫念一邑九鄉無告之民盡革三㪷八勝並緣之弊二斛頒下萬衆懽呼朞列在受廛同深戴徳惟往事有當懲創而細故尚須講明小民所輸僅止㪷勝則㪷勝亦所宜更（更乞造㪷一二面發下則小户受賜者尤多）黠吏所增常始勺合則勺合亦所宜戒（乾道中太守陳天麟侍郎總計倉場諸色合用定為三㪷八勝許人户自行斛槩後却更於三斛八勝上增加）竊乞明述旨意詳載文移（其說四斛三升逐項各色

將來不許更添庶勒之堅珉可垂於永式而播之雅詠盡揜於前聞其敢因下問之先輒忘上瀆之罪仰祈宏度特貰嚴誅

回韓總送賀新除禮

銅虎分符已最治平之課木牛給餉益專總督之權民歌今袴而昔襦士喜投石而超距事關軍國懽動神人某曾未貢於賀箋辱先頒於問餽矧惟衰晚允藉吹噓起之閒館之中畀以容臺之屬實以抱病有負知音方

力控於忱辭詎敢當於厚意仰祈弘度俯諒愚衷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

小兒末學濫隨場屋之後慶大比與能偶占州閭之前列由子弟之教曾承於子産而禮樂之光尚貴於周原致僥冒之若斯實夤緣之有自猶未伸於摧謝已先辱於匪頒老深舐犢之懷曷勝感佩書拜雙魚之賜更切欣榮

回何守處久送賀七袠禮

恭惟二千石已寬愁恨歎息於民間更喜七十翁得遂嬉戲遊遨於境内特頒盛禮以寵衰年錦心繡口之文鐵畫銀鉤之字粲然二妙藏去足以為榮副以多儀並受寧得無愧謹拜從事之辱餘授使者以還南窻容膝之易安擬粗全於素守北面稽首而再拜尚曲諒於愚忱時郡守被旨逮遣

回張平江嗣古送七袠禮

恭惟二千石方蘇愁恨歎息於東吳頗喜七十翁得遂

嬉戲遊遨於北渚所居山名爰因新歲遣貺盛儀使内得以供魚菽之祭於家庭外得以侈雞黍之招於鄰曲吏遣文星下照老景增華意厚而勤感深以愧歌雖寡和未能措巴人之詞壽欲作朋尚擬繼魯侯之頌其為皐緩敢幸容寛

回吳守淵到任

竊以日估晝長凉驚秋早恭惟某官當勞來還定之時行平易近民之政百神呵護千里懽呼台候萬福某比

者鄉閭不幸戎伍挻災火盜相因家室莫保灞上將軍之如戲固失防閑潢池赤子之無知亦幾扇動肆煩趣駕以任撫綏之寄甫遂合符即収蕩定之功某官以世真才膺時妙東河南治平之最已光於前人浙右澄清之功未忘於舊部故賞罰之行堅如金石而號令之布疾若風雷曾不崇朝集此成績某雖再謝誨函之辱曽未一修屬部之恭賜以風儀光之雲翰二千石為禮厚矣七十翁何德堪之精縑非野服所宜厚幣非㢘眊敢受

用敢服歸于帑吏餘悉敬領于使人吏有愚忱敬陳别紙蓋必小懲乃可大戒而無遠慮必有近憂併祈高明深賜識鑒

回吴守中秋送物

五馬人生貴方仰竊於餘輝明月今宵多忽爲来於嘉餉富哉臘釀美矣霜螯餅餌芬香果實羅列具形真染皆鐵畫銀鈎敬誦好辭信金聲玉振自惟衰晚曷稱撫綏袖漫刺而弗前愧禰衡之不敏舍正堂而安敢尚齊

相之矜原秋氣益高邊塵未靖身安而國可保尚謹節宣內修而外自攘更祈翼贊伺領召節即貢賀牋稟謝不虔賜察是望

回溧陽徐百里謂禮

敬領長牋兼承真翰幣實於篚仰欽厚意之將經必有權更感誨言之及顧惟衰朽曷副矜存其官粹然天姿凜乎風節推傳家之學為作邑之方去惡如去草之農夫何憂掣肘愛民若愛子之慈父孰不傾心佇觀三異

之成即聽九遷之寵其少焉不學老矣無能被毳荷氈身敢專於衣帛膠柱調瑟理更昧於折衷張公大谷之梨放翁東野之集敬已下拜其敢引辭文繡精縑琢雕燕器既越人無用於章甫宜少陵捲還於錦衾兩地相違曾不異犬牙之入尺書可寄尚無忘鴈足之傳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回邑官請送龍

龍無求於我古語有云貧者不以財禮經明甚況上戶

非關於下户官居無預於私居若欲致之座隅吾則必

在汶上伏幸台察

回閩士惠啟

承舉玉趾賜以臨存且貺瑰詞加之賁飾有如衰晚何

克堪承某人紹龜山之傳鍾閩嶺之秀將鵬飛而直上

姑鷃逩以求安顧惟里社授館之家皆為場屋掘井之

計故鄉人似而喜謂可朋從雖君子至於斯未遑賓禮

況某老矣無能為矣雖言之誰為聽之恐屢行李之久

留謹憑尺楮以為謝尚惟寛假洞照誠恍

謝殷生惠詩

市㕓之隱緬想古人衣冠而来喜見吾子矧出新製罙慰鄙懐其人豹隱霧斑蠒藏春緒兩端之叩悵莫登孔氏之門萬丈之光尚有味韓公之句敢因厚意遂效寸誠業在販繒功雖高於漢將學如斷織言當念於軻親拙語不知剪裁高情幸畧邉幅家有綵帛鋪

謝蔡親惠雪糕

半月之疾累與死隣數日以来漸有生路忽承雲染兼
貺雪糕味愈百牢光揺六出裹飯食子桑之病仰欽陳
義之甚高撒鹽誇謝氏之工却媿擬倫之未穏其為欣
忭罔既敷宣故因蒼頭之回謾致素書以謝率略知愧
照察是祈

答余兄惠詩

自逺来訪出衔袖之書以義見規俾彈冠而仕愧辱君
重悵未我知蓋鷦鷯巢於一枝足以自適而駑駘責以

千里豈其所長矧惟疾病之軀非曰高尚其事一痛哭六太息君宜勉策於治安二不可七弗堪我已即安於懶散不遑欵接併告矜原

回司馬提舉述

陽春布澤卉木生輝恭惟某官振揚風采聳動日畿羣聽具孚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以昔登門之舊為今受廛之人越自建臺不勝賀厦顧以二十載不違遠之拜八九年闕承候之恭不敢率然惟勤仰止敢祈義

槩曽不遐遺親染誨函以垂下問某自惟衰惰何克堪承展玩再三感藏千萬仰惟某官潛心正學濟美名門布武周行彌屬縉紳之望分符江國即騰襦袴之謡九陛簡知六條分察顧惟鄉郡兩邑之旱乃列城去歲所無輟上幕以遠来知窮閻之有賴某幸托二天之庇敢辭一日之勞顧疾疢之已深欲奔馳而不可有孤隆委曷追嚴誅尚丐寛明俯賜矜宥

婚啓

定諸葛氏

起草廬之顧赫奕家聲分藜杖之光寂寥世裔昌貢婚姻之請亶由聲氣之同其人四德夙全允謂有齊之季女而其人一經是訓自慚新學之小生敢期鳳卜之諧式遂鸞膠之續禮嚴納采敬闡初儀詩詠宜家尚諧永好

定周氏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墜許

聯姻婭祇佩謙勤其人姆訓是循卜方符於鳴鳳而其人身修粗謹選偶預於乘龍敢云聲氣之同諒有夤緣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室宜家尚克諧於永好薄禮端遣别牋縷陳

聘張氏

二姓共學如管鮑交諸孫締姻直秦晉匹轂旦將偕於佳禮蕪辭敢薦於愚誠其人婦德婦工見稱族黨而某人儒言儒行未涉津涯所恃通家遂忘非偶實幣帛以人

將意其敢虧五兩之儀欲男女之及時尚無奠百金之諾

定倪氏

傳美意於伐柯久欽高義却煩言於采葛忽是定期敬貢柔牋以將薄幣某人稟姿之正展也宜家姪某賦性之剛勇於遷善況甚知丈人之厚必不為小人之歸鳴鳳之占巳幸式符於此日乘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

定郭氏

曲阿故家舊連阡陌句金寓里近接閭閻既草木之味略同且葭莩之契不一遂聯姻好實副心期某人毓德柔嘉頗志女工之事而某人稟姿庸瑣粗知子職之供尺素陳誠百金得諾涓吉之日敬修不腆之儀稱家之宜尚追求全之責菲然薄禮具于别牋

聘郭氏

樂男女之及時人情所共實幣帛以將意古義可稽方君家簡求玉潤之良而㚟子誤中金屏之選其已久矣

迨其吉兮宜其家而于歸不勝幸願之至送之門而必戒尚祈訓飭之嚴不腆聘儀具陳别楮

定湯氏

合二姓之好苟不遐遺修六禮之初愧成阜綴涓辰得諾齋宿貢誠某人甒秀閨門義多陳古某人授經庠序學未知新許從甥館之游更願師資之益志同方學同道適我願兮男有室女有家永爲好也

聘湯氏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惟至意頗畧彌文顧惟猶子之愚未待先生之訓兹為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教之使不負乗龍之選

定王氏

道義之交孰有踰於昆季鄉黨之議謂宜締於婚姻雖君為竹林宦達之家而某乃蓮社棲遲之侣然同聲相應外此奚求某人毓秀閨門夙全四德而某人從游家塾粗守一經幾年傳似於好音今日得諧於成論肅陳

禮幣具列副緘謂此郎未有如茲實上欺於衡鑒曰孺子可教矣尚幾曲賜於甄収

聘王氏

曩仲懇請婚欲及時既荷矜從禮應納聘自惟寒陋莫稱寵綏某人許嫁以来益懋宜家之德而某人既冠之後當為授室之圖辱原向平之心不靳季布之諾迨冰之未泮及桃之始華當使御婦車以行親迎庶因留甥館而便師承曰不汝違敢忘君賜儻其可教豈惟寛舐

犢之懷幸而有成亦足副乘龍之望

定袁氏

幼孤兒弱冠方成曰未有室大丈夫以氣相許言就其居雖云賦分之自天亦幸棲身之有地令女言容夙備尤高詠柳之才姪孫伉儷欲諧喜遂附蘿之願可但二姓之合庶幾五世其昌敢貢菲儀併伸下悃子壯而贅已敬奉於成言親老而貧尚時容於及顧

聘袁氏

既問名而納聘婚姻之常非受幣而不親聖賢所戒敬稽往訓昌貢菲儀顧方同氣相求夫豈以多為貴子之出贅當謹奉於成言婦以事姑尚無忘於此義

聘潘氏

合婚古所重既已有期納聘禮之常其敢不敬某曩為從姪孫而締姻議君亦以令姪女而惠好音既二姓之好克諧豈五兩之儀可畧實以箱篚深慚幣帛將意之微宜其室家預有男女及時之喜

定孫氏

三十年篤叙於姻盟不為無舊一再世獲聯於親好信亦有縁繇父兄當日之游從遂男女此時之配合某人姆儀是則亶謂有齊季女之賢而某人師範方親寧免新學小生之愧敢自謂秦晉之匹幸復繼朱陳之姻謹飭柔牋肅陳薄幣懿氏卜妻敬仲已獲符鳴鳳之占李監流詠少陵尚不負乘龍之選

代湯氏定趙氏

枌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閒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好知鴦緣之有自顧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有德有容亶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之華荷采菲之不違勤執柯之屢至實于箱篚雖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瑶尚不靳百金之諾

代張氏定丁氏

縿長宗盟弟子是為猶子為求嘉偶名家孰若外家冰清矧若於婦翁桂香猶浮於仙籍方求婿可比溫嶠而

問名乃許柯咸伏惟某人毓秀閨房可但吟於柳絮而某人擷英藝苑方擬踏於槐花既同氣之相求故不疑而何卜續舊姻於五世豈惟符鳴鳳之祥占喜色於大門或可遂乘龍之近初儀不腆别箋具陳

回湯氏定禮

子也猶子已托舊姻親無失親更勤嘉命矧舒祺左師之甚愛愧謝娛道韞之非才幣帛以將門闌有喜某人公侯之别天將興之而某人閨閫之中禮無違者偶執

柯之不遠荷采菲之弗遺書惠雙魚已戢相先之誼占符鳴鳳更開有永之祥

回蔡氏道日禮 時恭叔凡居朞制

魚封委眖中有尺書鹿幣納成數踰五兩拜禮文之有煒感契好之相先顧伯氏尚牽手足之私情俾小子代布腹心於下執若稽古典莫重新婚七日為期雖敬承於命戒再思後可幸更審於事宜

回蔣氏定禮

奉詔校秘書愧家聲之久墮脩史稱良筆欽祖德之有傳雖相望十里之間曾未有一日之雅魚素忽傳於至意鳳鳴亦恊於吉占天實為之念不及此伏承某人金玉之質蚤自愛重而其人箕箒之事粗知服勤苛葑菲之不遺喜絲蘿之有托寳幣帛於箱篚已佩先施報桃李於瓊瑤居慚往訓方崇永好願畧彌文

回蔡氏定禮

傳中郎之業夙仰名門校東觀之書有慚末裔再四許

聯於姻好異同敢徇於人言某人蚤歲為儒師承不廢而某人弱齡失父姆訓粗聞諒自欲進修之及時亦豈待警戒之有道實之幣帛敬佩勤誠報以瓊瑤祇懋古義

回洪氏定禮

男女婚姻亶為古義鄉里孝友無如公家非曰擇而取之蓋有幸而得者不辭早計敬拜先施某人家庭之間自得師資之益而某人閨門之內粗知姆訓之遵猥辱

魚封許諧燕婉端有夤緣之自敢云聲氣之同意以幣將深有懋於報玖禮必親迎須少俟於及笄

回張氏定禮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愧家聲之弗紹幸兩翁舊偕於里選而一廛相望於邑居聲氣不殊游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伏承某人開爽之資學如不及而某人愚魯之質禮則無遺納采粲然拜嘉感甚丈夫願為之有室寧敢後於于歸良人仰望而終身祈不

孤於所托

回黄氏定禮

一牛鳴之相近久欽聲氣之同雙魚素之貽来忽奉婚姻之請非望所及為喜可知某人東觀讀書不替家傳之舊某人列女有傳敢忘先訓之貽荷采菲之弗遺介執柯而非遠一言以為信已敬拜於嘉音八世莫與京更願符於往卜

漫塘集卷十七

漫塘集卷十八

宋 劉宰 撰

雜文

勸農文代外舅梁總權鎮江府作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適攝事可以為具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来是邦三年矣爾地之瘠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年蠲丁賦百萬貫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然無異於平時顧不

甚幸歟然而力田尚寡浮食尚衆則有由矣夫狃於私販之利而輕於冒法倚臺省諸司之近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于而家害于而身是可不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優卹此邦之意

泰興縣勸農文

勸農令之職不可一日廢每歲仲春出郊而勞勉之蓋

曰謹其初也爾父老其敬聽令言凡農之害有三令實司之一曰奪其心二曰奪其力三曰奪其財豪民梗之而不能制姦民擾之而不能戢或侵其疆或訐其私或負其直或攘其有使吾民怏怏然有懷弗伸而惴惴然畏禍之及耕弗克深耨弗克易鹵莽滅裂以苟朝夕此之謂奪其心工役繁興獄訟滋熾事雖微而追逮者衆理雖明而淹延弗決一事未已而一事繼之吾民赴期會之時多而治稼穡之時少或耕而弗種或種而弗耘

此之謂奪其力賦斂有常漁取無度或名為公家興作或並緣上司行移官収其一吏没其十重以兼并之家因債負而再倍準折僧道巫覡游手之輩托佛老鬼神而誑惑乞取使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冬暖而號寒年豐而啼饑此之謂奪其財奪其心則弗康奪其力則弗專奪其財則弗裕有是三者雖日登進父老而勉之耕督之殖猶為具文也况一日之勸而欲責其終歲之勤耶令起於白屋凡父老藴而弗言言而弗盡者

令略知之繼自今以往凡害農之事如前所云令念茲在茲敢不良圖怨謗黜責非令所憚父老歸而語其子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稼雖休勿休或猶有遺害則相率而告於令令弗敢辭

勸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肇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為三

百六旬寒暑難爲驟更次爲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所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薫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唯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嫚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平居心雖憂

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内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之外俚俗相扇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皂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块圠鈞播而乃饕餮盤餐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杯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

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梃利刃其次曰齋聖又其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紿昏愚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奩僅充一爇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産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

肉而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症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之煩燥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来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思之心更為怨詈則誣衊天理壞亂人倫貫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有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崇德辨惑曽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人瘼同底於壽富康寧

策問

一

問水旱有禱禮也抑有可疑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内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亡國之餘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傷之而今也五岳之祀徧于州縣禮歟古者有豢龍氏之官則龍者天地間一物耳故龍鬬于洧淵子産弗祭祭於山林川澤丘陵之神云者謂其神足以使物也今也水

旱之禱乃不于神于其物禮歟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故晉不祭鯀被髮野祭辛有憂之而今也社稷先賢
或曠不祀或雖祀不敬反取西方異教之神如其俗而
敬事之禮歟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能禦
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皆謂生有是功則意其死有是
靈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否則所謂假於鬼
神以疑衆者今也捨史傳昭昭之意而取信於荒忽誕
謾之詞生無其人死崇其祀禮歟伊欲據經典之舊以

正習俗之非歟則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蓋憂民之憂不得已者如此且有其舉之誰能廢之伊欲徇習俗之非而無所訖正歟則淫祀無福行之何益諸君必有見於此願詳陳之

二

問侍從天子之近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固其職也然嘗有疑於此周官六卿分職冢宰總之則宰相之任下此則大司徒等猶今之六曹尚書又下而所謂小宰等

則今六曹之貳皆侍從之選矣而分職秩然不相侵紊
未見所謂論思獻納者至師氏之詔王嫩保氏之諫王
惡內史之受納訪若庶幾矣然考其官不過司徒宗伯
之屬考其秩又不過中大夫下大夫之列豈六卿之長
之貳位高職尊言責所不及而任言責者固不在近臣
歟漢以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下此則太常光祿衛尉太
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謂之九卿以今準昔亦侍
從之選已汲黯嘗為九卿以故惟願出入禁闥補過拾

遺鄭當時聞人善言進之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然李息為九卿竟不敢言張湯事魏其武安之爭雖韓
安國鄭當時輩為當時九卿皆無敢明言其它如至上
前而背同列視上意而為律令不可槩舉至國有大議
則忠言讜論往往得之博士議郎賢良文學則於論思
獻納何取焉恭惟主上虛心無我公聽並觀延納讜言
輔成至治内而百執事之輪對外而監司郡守之奏事
固有聞必言有言必盡矣鳴玉曳履於殿陛之間號為

天子從臣者獨玩愒而無聞何歟豈六卿之長貳無預於言責周制然歟抑依違於是非之間而覯望於可否之際未免漢人之餘習歟諸君其詳考而歷陳之將以復于上

三

問國圉折衝之道無他曰兵而已國朝聚重兵于京師以鎮四方其後以東南去朝廷遠緩急難於調遣始制將兵於制閫而分路置將以統之則今之禁軍是也近

来法禁寛而人情弛諸州禁軍往往散為皂隷之役使内郡有一朝之警將何所恃兩淮用兵以来以三衙大軍不可盡出而江上諸軍不能深知險易始召募民兵與北人之来歸者合而用之則今之忠義民兵是已而年来歸民之土著者往往甓於轉徙而北人之来歸者往往難於檢覈則外郡或有前日之虜胡以待之邇臣知其然故請申嚴役使禁軍之制而講求狙詐作使之說夫禁軍之不供它役宜也然彼固因役以為利矣恐

拘於營伍生意無聊或足以激一朝之變忠義之人廣務招納宜也然逋寇叛卒色色有之恐置之邊陲知我動息或適以滋他日之患二者非細故也願聞其説

四

問兵之用間尚矣然昔之論者以為水能濟舟亦有用水而覆没者蓋我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我善用之則彼間為無用不善用之則我間為彼資彼我之間或得或失非明智孰察之蓋嘗考齊田單之間燕漢陳

平之間楚則我以間而成者也若胡間信鄭武公之親胡而卒為鄭取秦間信趙奢之畏秦而旋為趙襲則我之間其可獨恃乎趙信秦間用趙括而喪師齊信周間殺斛律光而亡國則我以彼間而敗者也鄭國為韓間秦而秦卒以興蘇秦及張儀為間於秦而秦卒以伯則彼之間其可獨棄乎邇者廷臣之論以比歲靳黃之警出於倉卒不虞昌言于朝以用間為急務至哉此言然用間之難久矣必以誠待之歟則漢使之入匈奴見其

羸弱而歸去者非不誠也必厚之以資而後足以得其心歟則晉解揚漢輩雖盡捐陳平四萬斤金與之亦何足以動其心也哉願併前所疑求其說以告

五

問京口為郡受淛引淮控江帶海自吳用之歷晉宋齊梁陳俱號重鎮隋唐本朝混一區宇亦莫敢以為輕六飛駐蹕東南其地益重比歳疆場多事其重尤甚於昔時考古驗今殆非不急之務也敢問北固北顧何以不

同丹陽丹楊何以有異土山江乘其險安在㞗亭大業厥守何由絶高為京因山為壘號稱鐵甕今猶昔乎天限南北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昔猶今乎或曰在德不在險蓋形勢固不足恃也隋史謂陸海之饒珍異所聚則土地之產不為不富唐人謂約已贍兵賦物儲蓄則府庫之積不為不豐運米百艘以給渭橋軍士歡呼則漕運之粟不為不厚或曰民無信不立則兵食似非所甚急也莫强於曹操而破之赤壁者水軍也莫鋭於苻堅

而勝之淝水者北府兵也莫難乎於桓玄而平之者義軍也莫捷於討盧循而討之者萬鈞神弩宣潤弩手甚而希烈破海門樓船出而少游懼酒可飲兵可用信哉是言矣然則威天下而不以兵革乃不然歟經術則集注論語史筆則善述吳書卓行則傳稱巨孝隱逸則相號山中文章則賦擅三都詩歌則集著丹揚諉曰經生學士之所守騷人墨客之所長有若擊楫中流而誓清中原家徒四壁而一擲百萬或言酷似其舅或謂萬里

長城江東諸人非其比矣而曰弘濟艱難非上智必英豪豈其然歟今殘敵可滅而未滅新敵不可通而求通名忠義而陸梁本居民而流徙凡淮南一日未能按堵則江南亦未容一日安處江面風寒不止一處海道四達無復蔽遮則不容守在德之虛言郡計空匱見藏鮮少民力彫敝科調不均則不容徇去食之實害大軍削於分屯邊兵耗於累戰新軍未諳進退民兵不識行伍則兵革不備不容不亟脩士狃於聲律場屋之文而軍

旅末之學吏困於簿書期會之務而將略非所長則人物之儲不容不素講古人有言曰譬如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吾儕生長是邦休戚同之又未可以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伊欲擇險以為固積財以為富練兵以為强何道而可若夫慨慷奮發輸忠竭謀又人臣之責也道其所以然將為有司誦之

六

問周禮大司馬專九伐之任而命將出征則選於六卿

戰國以後始以將軍專征伐左右前後材官有林則名之以其所統驃騎車騎樓船戈船則名之以其所用四征四戰四鎮度遼下瀨則名之以其所往自魏武任夏侯惇而有都督之名後周任韋孝寛而有元帥之目唐任韓洪而有都統之號其他如節度經畧招討之稱宣撫安撫招撫之任大率皆昉於唐國朝參用古今之制惟制置使第以命輔臣之兼領羣牧者後頗施之他司而南渡以還委寄特重今北敵孔棘盱楚未靖專征之

任屬在制使其可忽諸而議者之説有二或謂宜更今日之制別遣重臣開督府立宣司厲兵秣馬以作士大夫之氣庶士氣振人心悅而亂臣賊子知所懼議者顧曰是將至於張皇或謂宜仍今日之制隸節制於諸州一號令於制閫廣招懐厚廩給以収潰散庶去者還来者安而亂臣賊子無所容議者顧曰是失之迂緩夫以張皇為非則裴度以宰相平淮蔡狄青以樞密使下廣南初非因任於外以迂緩而非則曩歲蜀道之捷山陽

之復初非選於中諸君通於世務試為有司索討之

七

閉比者詔書取士誕告四方有曰游夏師友淵源文章固其餘事賈董通達國體議論深識時宜大哉王言所望於天下之士者至矣厚矣孔門四科首及游夏漢廷諸儒尤稱賈董士乎士乎其亦有以稱上意塞隆指乎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則其學專務於本子夏以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交朋友謂之學則其學不止於文夫

學問文章果二事乎賈誼明申韓其言常急於治道董仲舒明孔氏其説必主於君心夫君心治道果異用歟由子游而言則恃本而廢末無下學之功其弊也過由子夏而言則務内而忘外無博文之助其弊也不及士之制行將安取乎誼論事者也然大聲疾呼而忘其激仲舒未免於科舉之累故辭不迫而幾於緩士之立身將安從乎史臣論仲舒謂其淵源未及游夏而不以評誼豈誼固不在所擬倫乎其賛誼也謂其通達國體而

不言董子豈仲舒果不及誼乎居則觀其行也出則觀其言也諸君將應科舉而進於天子之庭矣顧因四子者以觀其所自期與所以告君者

八

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其終又謂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其重輕不同如此今日外而邉鄙有盜賊竊發之憂内而郡國有風雨漂溢之變夫盜賊竊發於吾圉則役民以障遏役民以饋運役民以建營壘

役民以葺戰艦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國家旣許民以免役矣可失信乎風雨漂溢於輔郡則凡中下熟之州責之勸分責之以貢羨餘責之以償逋租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財賦入有定制可失信乎曰王者宜示大信於天下不應以一朝之急行一切之政則兵可去也而民無以爲衛食可去也而國無以爲資將若之何諸君通於世務其考建隆熈豐紹興養兵足食之本末擇其可行者爲有司言之

九

問天尊地卑所以肅君臣之分乾下坤上所以通君臣之情分明而不可踰情通而無所壅天下之能事畢矣然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其威非特雷霆也則所謂分者不期嚴而嚴所謂情者不期壅而壅矣嘗試求之易易之有泰泰者通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其義信美矣六爻之畫無所致意焉可也今也於二則欲其包荒三則欲其艱貞六則有城復于隍之戒豈

居安慮危固聖哲之常情歟夫易之所載理也數也詩書所述其事也時也即其理而究其事由其數而推其時非高宗傅說之相遇文武君臣相與之時歟若藥弗瞑眩而疾弗瘳若跣弗視地而足用傷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所以命傅說者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與夫矜能喪功有備無患傅說所以告高宗者亦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至文武天保之詩則不然曰俾爾多益俾爾戩穀惟

侈其受福之多曰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惟頌其獲福之久以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則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者其說異矣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則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其義殊矣豈高宗傅說得處泰之道於未重易之先而天保詩人特未之思歟主上既聖不居好善忘勢帝賚良弼妙簡聖心萬機餘閒古訓是式以易之有泰所以著君臣相與之理書之有說命詩之有天保所以述君臣相與

之事掇是三者親灑宸翰以畀元臣猗歟韙歟君臣交孚上下同德此千載一時之幸遇也諸君幸生聖世行造廣廷必有能紬繹經義以對揚王休者敢丐餘論因以前之所疑者質焉毋畧

十

問文武之分尚矣欲比而同之使介冑之夫皆閱乎詩書俎豆之士必通乎軍旅豈惟勢有不可而習反其常適以敗事惟因類而求量材而任庶幾得之然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若稽古昔聿求文武號稱得人者豈無自而然歟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則履行固足以觀人也然受金無行之人足以興劉秦將之子雖賢秖以取敗履行果足以觀人哉言心之聲聽其言可以信其行則言語固足以觀人也然上林捷給之對見為利口亂邦之人汗洟於錢穀決獄之問者卒安劉氏言語固足以觀人哉學殖也不學將敗則學問固所以觀人之要然以經術飾吏事者不若無學者之

見憚讀父書而為將者不若不學兵法者之有天幸則學問殆未足以觀人也名者實之賓則名譽亦觀人之術然名重當世者見為誤蒼生之人卒以覆國少有威名者或謂非保家之主亦以喪師則名譽亦未足以觀人也合是四者皆不足以觀人抑別有道歟主上丕承基緒銳意治功悵王業之偏安求文武如弗及廷臣精白承休慷慨獻議文臣薦舉既累有請託欲絕其請託之私侍從兩省臺諫三衙及諸路軍帥所薦武臣亦欲君

相審觀以盡知人之術猶以為末也復欲明詔大臣相與講求文武之實材曰文矣則必述其長於文者何事曰武矣則必述其堪充於武者何職嘻盡之矣然知人之難如前所云不可不審昔固有得文武之士十九人於數千人之中卒也碌碌因人而成事亦有使人東西自列若不足以得士而文武兼備者出焉事固有當然而不然者諸君其併前數者之疑而詳釋之或者將以上裨廟堂之末議

十一

問后非賢不乂賢非后不食君臣相須自昔固然主上側席以来英俊虚心以受直言盖與二帝三王同一軌轍漢唐諸君皆不足道宜乎衆賢聚在本朝内足以制作禮樂為萬世開太平外足以興起事功使四方皆效順而有識之士猶不能不私憂過計蓋老成雖為時出而或者疑其膂力既愆精爽或不逮才俊雖多在列而或者疑其意氣太鋭更事或未深所任皆文學之彦或

不能無迂濶之嫌所致皆廉靜之人或不能無固陋之議漢武帝謂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然則士之可用固非前四者所得專歟逆考當時所用如主父偃桑弘羊文成五利之徒信跅䟤之士矣其成效又何如歟諸君試舉前代之士有合於是四者其終之所成就何如以告或有裨於朝議

問伊尹之告太甲必述成湯周公之戒成王必述文武誠以事久則易晦法近則易遵東方朔之於武帝惟願近述孝文意亦倣此恭惟主上以不世出之資遇大有為之會遠人慕化北敵畏威中興之功近在朝夕邇臣竊窺聖略請裒集孝宗聖武機要以進上意闓懌已俞其請猗歟盛哉祖宗百年未雪之讎庶乎可雪於一朝孝宗二十八年欲為不遂之志庶乎可遂於今日矣然武事以擇將才為先近者猛士之思尚軫聖懷今內而

侍從外而監司郡守各舉邊郡及將帥者一二人敢問薦舉果足以得人乎孝宗皇帝之擇任將帥抑别有要道乎武事以得士心為急近者賞罰之未公見於邇臣之論奏甚者謂不分守城不言在寨動以萬數無從究核敢問論賞若此何以示勸懲乎孝宗皇帝之行賞罰以激昂多士抑别有責實之方歟以至忠義人之未歸而或疑其遺患屯田之可為久利而或疑有奪田之擾沿海之盜賊出没二廣之兵財闕壊稽之孝宗之世必

有成説願從諸君考之如何將以復于上

十三

問古之善計天下者察其紀綱而已紀綱猶在雖以夏后氏之亂少康可以中興否則雖久安長治如漢之元成而後日之變已兆矣主上聰明淵懿聲色貨利不入其心恭儉勤勞土木畋游不干其慮虛懐以任賢傾心以納諫親九族體羣臣紀綱之在内者固已秩然不紊而泛觀在外似有可疑者夫侍從臺諫朝廷之紀綱係

焉今也論思獻納曠歳無聞補過拾遺其責安在改勘州縣已結録之獄而使姦民逃死改送監司已得實之訟而使寃枉莫伸甚至移書監司郡守公肆請託則風憲又將何賴監司郡守州縣之紀綱係焉今也監司欲趣辦各司之財計而不恤郡之空匱郡守欲趣辦本州之財計而不恤邑之空匱或命下不行以覬顯除或託言焉祠以希召命其設心若此則觀風共理乎何有下至縣邑則奉行朝廷監司郡守之紀綱而致之民者今

也或預借以困民或鑿空以擾民民俗頑而不能制版籍弊而不能革或冒于貨賄而不恤其宅或僥倖見幸而不揣其能則撫字乎何責夫如是紀綱紊矣豈國家之所望於士大夫者伊欲中外小大之臣皆洗滌舊染以起事功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何術而可

讀史抄

前漢書十八條

鄭當時好黄老言而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交

請謝賔客至明旦常恐不徧何胥次擾擾如博極其言亦若人之流亞也孟堅謂其不能為醇儒過矣

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甚詳謂後人增加之予觀韋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為其子孫敬事述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為後人增加也明矣

灌夫以服請不宜猶言某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師古注非

史記張釋之傳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殊失委折

灌夫傳改嘗作常改潁陰侯灌何請孟爲校尉作灌嬰陂池作波池夫以服請宜往爲不宜皆非是餘不可悉數

韓安國和親議利害了然爲萬世不刋之典可謂見之明察之熟矣宜其執此之見堅如金石未見武帝意有所屬迺以有宅繆巧爲辭至以身任行師之寄豈以護

軍之權諸將皆屬有以動其心故耶雖然馬邑之役所恃者聶一之詐猶可以有它繆巧為解它日漁陽之役右北平之役豈亦有它繆巧而然耶士大夫始於事理甚明終為名利所惑良可慨歎

韓安國善遇田甲李將軍乃殺醉尉量不同矣

衛青不罪李敢敬待汲長孺亦賢矣

田竇之爭自韓安國汲長孺鄭當時外餘皆莫敢言韓鄭之言又持兩端可見當時言者之難班馬二史於武

帝既上食太后後言是時惟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曰分別言兩人事則曲有歸矣建豈其人耶太史公謂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豈亦以是故耶

汲黯始為九卿弘湯為小吏弘至相封侯湯為御史大夫黯猶為右内史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李廣初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名聲下廣遠甚蔡封侯拜相而廣不得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

俟者二人姿稟不同才質各異其為淹滯大畧相似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軍也

元光六年四將軍出擊匈奴衛青為車騎將軍青則衛子夫弟也公孫賀為輕車將軍賀則子夫姊君孺夫也公孫敖為騎將軍敖則出衛青於死者也其後用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事亦類此夫兵凶器戰危事而武帝輕

於畀付如此雖衛霍之師出則成功而所喪失亦畧相當至於宅將鮮不敗衂者此可以為命將出師者之戒班固先叙敖與賀得幸之由繼書出軍等事其意微矣元狩四年衛霍之出衛青正當堅敵乃能使單于狼狽遁走幾至失國資糧於敵仍燒其積聚以破巢穴斬首九萬九千級揆去病功無大於此者雖其斬捕數多而其所直者乃左方兵與單于親自臨陣事體大不同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而青不得益封青分量已過封之

益不益足深論但方其張左右翼與單于鏖戰之時殺傷大當其間誰非冒萬死不顧以圖尺寸功者令也一置不問常惠遂成秩不過諸侯相爵不過關內侯此蓋迫不得已姑藉以塞衆議至霍去病軍則毫氂之功必計帝於是失軍吏士卒之心矣其後竟不能復擊匈奴或者此亦其一端歟

衛霍斬首捕寇之功於漢為盛矣青雖父子俱侯凡三十四歲而五侯皆奪未幾以戾太子事遂滅去病死未

幾子死國絶弟光功烈如此終亦不免赤族之禍豈其殺傷過多天道施報固如此耶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夫以君臣相信之深猶貴其密而况於情之跡者乎武帝建元中遼東高廟與高園便殿災先是淮南王安入朝與帝舅丞相武安侯蚡有逆言歸而益横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亦陰治兵欲應

之丞相蚡復恃貴恣横於内於是仲舒借二異以感動武帝此正納約自牖之意但其所言上忤權貴用事之臣下忤偃蹇不奉法之諸侯事無大於此者言之而密猶恐召禍而舒也暴其私藁至為他人所得則其疎甚矣

仲舒家居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問史臣謂其對大議皆有明法而所對謾不見一二使其所議果有關於朝廷大利害則不應不載議之而當則朝

廷又不應用其言而棄其人使其果不曾有所議史臣所載又不應爾蓋反覆史臣所載帝之所遣非張湯則亦其徒也言之阿意在仲舒固有所不忍言之而正則固已與使者之意背馳矣其所以復之君者何如哉宜其效不槩見而仲舒亦終於不用也

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紛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為說武帝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謂更化則已之所欲變法易令也故異其對而復策之制

冊所言詳乎古帝王沿革之異意欲仲舒極其所言大其所更張故篇末欲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其意洎仲舒復對不過詳詳乎禮義教化之事其他本末度數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異而中篇猶有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語故復策之而制冊所言尤深切致意於三王同異等語且謂仲舒之對為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意欲仲舒條陳世務使紀綱文章鏗䂳炳輝一改當時之舊而舒之

所志乃在損文用忠等語則其去帝意遠矣此帝所以絶意仲舒不復再策且出之為諸侯相也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與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漫塘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漫塘集卷十九

宋 劉宰 撰

序

送陸提幹序 生㚥

選人考第舉員已足必在任二年而後可以離任此近制也稽山陸公之丞金壇曾未幾時即上玉筍班通金閨籍豈近制歟選人改京秩必更縣寄此舊制也陸公之去金壇即官陛朝擢佐本道使者豈舊制歟夫不拘

公以新舊之制則所以望公者果無意歟大江之南浙水之西王業浸昌人物偏萃欽哉惟刑之恤繄使者之責而使者以去天尺五或朝至暮遷率相與引大體不屑職務然則曰抱具獄與使者爭是非非幕府職歟公之令六安也使者急功利欲張虛言易私鑄邊民譸張亂在頃刻公奮不顧身請為使者言之言雖不售民倚公重不倉皇失業後使者祖其言卒轉危而安其丞金壇也歲游飢民食半菽吏不加閔讙曰菽足以輸民間

皇皇坐塡溝壑公上其議於府府不聽又上其議於使者適攝府事取其言施行之民以大和其裨使者之畫不既多歟夫其未始入幕也而獻畫若是況身是任歟抑人有言當局者迷室之高下室外之人觀而知之公試自思方在六安金壇時臺幙之士亦有智識如公者乎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如公在六安在金壇時者乎咸無焉則已萬一當時幙中之士亦有智識庶幾於公而未免於當局之迷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庶幾

於公而旁觀之審則安知今也人之視己不如向也己之視人僕甚為公凜凜故書以贈

送王穎叔主富陽簿序

余友王穎叔童子有盛名弱冠再名薦書擢上第吏部選主富陽簿將行須余言以别余聞富陽居錢塘上游林壑深秀勝處多玻仙儁所題品山川似昔景物斯今花笑人非烏驚時換穎叔勝日振衣冠從賓侶升降俛仰其間舉酒酹之得無有慨然於懷者乎荒碑卧草壞

壁吟風翰墨淋漓日光王潔顏叔酒酣思湧秉筆續之得無有躍然於心者乎孟子所謂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顏叔有焉今又覩行坡仙眂石之地想見疇昔登臨之勝不止誦其詩讀其書而已故余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㕘訣為顏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準繩未免小異於程夫子之門為顏叔戒若夫簿書之事顏叔當自得之焉出西極齕草飲水不出尋丈間一舉首頓足即奔逸絶塵

瞬息千里况暴吏長輩旬其未至時已睢盱其旁耶𩔖

叔行矣劉某序

本事方序

醫生呂啟宗與余言曰啟宗晚學醫於醫家書未多讀獨求其論證明白用藥精審無如許知可學士本事方許儀真人令是方之流行江淮浙間多真所刋本火於兵令不獲存啟宗大懼此書之泯無以惠方來甞試以語句曲施君某施欣然欲鏤板以廣其傳顧未得善本

公嘗官于眞盡從公求之余即授以眞舊本而復書曰施君刊是書可以濟人愈於刊釋老經文萬萬也施以余言契於心復介呂生求序余謂許君知可少時坎壈欲一第不可得及其以是方濟人即有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臚唱六得五之夢未幾果第六人及第陞名第五在陳樓二人之間葢造物報應不爽如此令君以壯年遊上庠科第直摘頷底鬚爾猶蹭蹬迄今庸詎知造化者非有待而然乎夫身用是方所及有限厥應

猶爾況板行之使人皆得用是方者乎勉之吾將賀子鼎甲之捷不止臚傳第五也知可名叔徵其出處詳於舊序茲不復贅嘉定改元序

杜成已字序

丹丘杜君來言曰余生三月家君咳而命之曰範所以錫之名甚偉及冠笄而加元服賔撫而字曰儀甫所以敬其名甚至抑余聞于王通氏曰古之字者稱其可稱而誠其可誠字範曰儀其稱之允矣無乃誠之者容有

闕乎以是不慊於心而有謁于予願更之以其所可誠者僕惟杜君粹於稟篤於學自視欿然取善無已雖誠將無施則思所以先後其名者而評之曰子知範乎凡陶冶之為鍾為釜為鬲為瓦為甓成之亟而製之密更良工千萬而其制若一者範也範成於此而器從之故偏焉則傾凾莽焉則不精缺焉裂焉則潰决而無成必其為範也慮之深計之豫使圜者中規方者中矩靡間不窒靡纖不具然後按其形模而出之數雖多而不舛

其宜用雖久而不慦其素一或不然工良踶窳惟人亦然士君子之生于世不言而化不令而畏熏其德者千人善良聞其風者百世興起豈有他哉成已而已故僕敢以成已更君之字而復之君請内省其成不失夫知之為智守之為一勇以行之展也大成惟君之學昉於致知曰智曰仁猶階而升猶乘而馳雖其未至而至有時或者撫事之機見義之宜氣餒於斷志奪於隨豈知及之仁能守之而理義之勇猶不足以勝寛柔之資歟

昔者孔子荅子路成人之問若臧若孟既畧具仁知之事卞莊之勇猶不以兼人廢中庸論成己之道極其所舉舜與顔子而由以勇繼則知三者而闕一焉如山虧簣願以是果子之志因致朋友之義可乎君曰可哉則歌以侑之曰陶乎冶乎匪範胡成甕盎釜鬲物之有形惟人之生與我同類不知足而為屨豈其為蕢嗚呼陶冶之畀而我之高乎我之易易而陶冶之勞乎自成其已物莫之逃乎

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攷肄顧以費夥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為難會冬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從臣鄉黨之士助善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挈鮮釃酒

接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毋不敢槩請且均鄉
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
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兹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
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
下車不忍毫髮横徵於民而又不銜能不專美及是以
禮不虛行方將撙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貳卿意者即
欣然曰敬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賓屬之鄉老及鄉大
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

矣某何敢違即具為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畢會於學是日辛已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是相與嘉歎以為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遽故行之略其閒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

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賔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恊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隲黙相者矣諸生將以禮之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焉俾書于篇首人曰漫塘劉某序

羅文恭公文序

紹熙初元某舉進士留行都聞孝宗皇帝之將内禪也盡收天下公正質直之士布之朝列故樞密羅公時由

常平使者召還即延之禁近其被遇尤深慶元間其調官又聞紹熈末趙忠定公既定大計銳欲引去其遲迴以及于難葢以一二同志所賴以維持後日者相繼淪謝之故問同志為誰則羅公其一也夫以孝廟之聖忠定之賢其計安天下卒倚公重則公之所存可知某嘗恨不及一登公門嘉定丙子公之季子愚由延陵戍攝官金壇某以民禮見始得拜公遺像延陵以某居閒無事俾序次公遺文某惟疇昔抱不及門之恨乃今得因

其遺文遡其胷中之藴幸矣其何敢辭即爲序次爲四十六卷其間有脫藳而未經删潤者有屬藳一冊而莫知當時所由者亦有說經記事而不專爲文者宜有所去留有所別異重惟公薨而延陵坐風木之悲中常耿耿故比而存之使延陵一展卷而盡得公平生延陵志尚端方問學勤敏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異時欲圖不朽之傳必自有處抑聞唐史臣謂陸宣公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本朝蘇文忠公序范文正公集謂

公終身所為不出天聖間所上宰相一書夫人臣告君疇不曰仁義而意向少差則前後躊駁平居立言亦誰不過於自許而誕謾無實則一語不酬惟公致主規模一定於畎畝中而志念忠純不為外欲間斷故論奏雖多一本仁義踐揚雖久所行大槩不出初年廷對一策某謹第公奏對之文於先而以廷策冠之庶來者知所比方云嘉定丁丑立夏日序

送鄭節夫序

玉惡瑕木惡曲故纖瑕足為尺璧之累千仞良材病於尋丈之曲惟人亦然夫王良善御不屈其身庾斯善射不屈其友此固孟氏所喜稱樂道余有疑焉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甚言徇人之必至於失已也而良乃甘與嬖奚乘誘曰未知其人則範而馳驅而不獲亦可已矣必為之詭遇何哉豈恥以不才黜而急於自見歟抑不能自信於此而嘗試於彼歟良非出此者則亦以暫為之詭遇而無損於平日之正御而已春秋傳曰凡

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則侵蓋疆埸小事爾鄭人使子
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曰追則師已出境矣
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下亦無一人敢彎弓相
向者則其將卑師少非負固不服可知矣服而舍之庾
公之斯固何慊於君事借曰未也則明述其縱舍之由
而自歸於司敗抑亦可也慮不出此而必抽矢去金以
為欺豈不以所欺者小無損於平日之誠歟若吾友鄭
君節夫則異於二子者自余獲友節夫于今兩年余少

多難更世故深閱人情熟故其與世酬酢雖胷中之磊磊者不磨而細故末節間猶未免有隨衆俛仰處節夫殊不謂然聽其言觀其行雖誘以萬鍾之祿卿相之位必不肯斯須詭正白刃在前鼎鑊在後亦不能迫之使毫髪欺也惜其生也後孟氏不得與二子者較是否其間節夫閩人令自浙歸閩非階上第未有出閩之期而余老矣後會淹速其事亦難逆計故借孟氏以證其所得於節夫者以爲節夫謝方余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

實在帥幕將别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余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固不之重亦不之責閒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而能是皆欣欣然欲棄其舊聞其新故為凡人易曰好人矣則一言一動皆當中節藉無可議人第曰是固應爾無足為異萬有一涉於疑似之閒則責備者衆矣故為好人難余嘗有味其言節夫則信為好人矣别後有來自南中從而問焉知其一於正而斯須之詭不為也一於誠而毫髮之欺不為

也吾猶曰望於節夫者固應爾不以為異不然其能不為游夫子之所憂乎節夫欣然曰吾固不敢自棄為凡人以為子憂然亦虞子之不暇憂我而自憂也因憮然相與別去

羅季能字序

臨川羅君謂其友漫塘劉某曰余以愚命名朋友不余棄而字之曰端誠甫誠而明信足以砭愚然自誠而明非予所敢知也願吾子度宜揣稱而更字之叟謝不能

者數而君之請不已葢别數年相距數千里而書來辭益力叟辭弗獲則請更字君曰季能甫而告之曰記不云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則字孰有宜於此者乎季能公輔子有家學甫冠而仕所見卓然不吐剛不茹柔而又謹所尚

擇所與遊非其類雖親必遠其類也雖下已必親之其見善明已如此況今從官久更事深而取友博耶其果能此道無可疑者然學之而能問之而知思之而得辨之而明行之而篤五者有一不盡而其所用力茍未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聖賢猶未敢視為税駕之地而況君乎惟自今已往因其已能益加其所未能進進不已而至於日新而又新斯可矣不然鑑明而塵侵之水明而物撓之守者殆而攻者益多庸詎知今日之皓

皓不為他日之汶汶者乎君之叔舅天下士也宜相與訂之嘉定壬午八月日序

李氏棣華酬唱集序

選詩惟謝兄弟唱酬獨多春草池塘之句至相感發於夢寐間則其相與之情可知然夷攷其實則宣遠靈運惠連但羣從耳杜子美篤愛其弟别則憶見則喜得其消息則喜聞其將至則又喜具見於詩而其弟曽不能出一語與嚴武岑參等作並編集中晉二陸本朝蘇長

公少公同氣之間更唱迭和金玉鏘鳴真可陵轢謝氏而使子美之弟愧死然兩公之家自伯仲外他無兄弟故古今兄弟唱酬之盛未有若曲周李氏者忠愍公大節與日月並明其兄大參與諸弟立朝則主國論在外則著民庸或位非通顯亦足以表見凡我有宋綱常所以復立天地所以重開宗社所以再安繄李氏兄弟是賴則發之聲詩蓋餘事爾今特以侍郎公之孫朝奉郎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權㮚其先世唱酬集俾為

之序故云嘉定甲申小至後十日漫塘叟劉某序

京口唱酬詩卷序

了翁名節隘字宙貫日月其澤被後人猶長江大河滚滚不窮為其子孫雖窮達不齊大率如王謝家子弟自有一種風氣見者咸知愛重况少不苟隨老而彌壯如古愚甫者哉初余為舉子客楊氏實經堂與前淮東使者可久甫游古愚甫於使者為舅甥因得相從樽爼間去三十年古愚甫忽過余漫塘上道故舊若隔世余家

貧無延客具時方凝寒相與燒軟火烹豆腐薦茅柴酒連日懽甚古愚甫以舅氏有約亟辭去不能留則直述鄙意為詩數韻送之未幾舅甥皆以書來不但拙詩辱和又辱録以寄吾友仲思陳兄亦相與賡酬成大軸矣余剥封快讀若明珠大貝錯陳几案光燄奪目欲强屬和而篇長韻險非拙者所能為之序而歸其軸於古愚甫俾為謝使者且持此東歸為别後相思之資云歲乙酉改元序

送史星官序

故發運使者史公之孫伯玉能以希夷先生前定數推知人生禍福休咎將藉以資身一日持余友句容尉張端衡溧陽尉陳仲思書來謂其為人端愿不能駕說以為高其為術坦明不待研精以為深恐人之易之也求余言以為信余蓋有言不信者安能以其不足信之言信君之術抑余觀世之挾術者或攷論五行或相觀形色五行之運固不私於人形色亦有不可窺如壺丘子

者則君之按日時而推據尸影而言使信而有證不既優矣乎而君顧自薄其術豈非如畫者樂畫鬼神不樂畫犬馬乎夫鬼神難知而畫之工乎否卒不可攷信犬馬易見其工也一展卷得之然則問術者其知所擇矣乙酉改元漫塘叟劉某序

蒸靖先生家說序

先兄蒸叔少孤力學窮晝夜忘其飢寒之切於身學成五貢于鄉再在首選歲晚始以特恩對策極言時獘考

官驚歎擬居第一上意有所更定然猶在七人之列調廣德軍建平尉值歲大旱選攝郡掾揔理荒政民以全活部使者真公德秀李君道傳譙君令憲與郡太守皆上其功于朝再調江陰法曹将上矣以疾奉祠而卒先兄平生謹重寡言言皆可記其對家人婦子與言之大賓大客之前不異某不學既無所肖似而椎魯又不能強記妖崇雋俾追述於數年之後故不能詳崇雋以示其婦翁句容尉張端衡邑大夫張君佋適見之坐間命

鋟諸梓蓋其取善之博為義之勇有不可及云

送洪季揚序

洪季揚以其二父與余學同道舉進士同年不遠千里自淳安過余其容肅然而莊其氣熏然而和出其書詞藻爛然意若哀余之愚而欲開之矜余之衰欲翼而張之者余頹惰久矣季揚雖塡然鼓之老氣寧復可作然朝聞道夕死可矣於季揚之來有望焉而季揚僅一再見即索去問所之曰吾嘗事楊夫子於慈湖識魏鶴山

于都謁東山楊公子吉而歸見錢容堂諸君皆與余欵今將駕而游武夷其歸也沿大江而下登匡廬庶有合焉余聞之大愧季揚怪問故余曰昔郭有道過袁奉高不宿而去見黃叔度乃留連累日此豈有戚疏於其間哉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叔度固有以留之矣余獨無愧乎哉季揚笑不荅曰吾書固有望於子矣子尚勉之余復之曰夫渥洼之駒墮地千里而老則伏櫪九皐之鶴一飛冲天病則斂翮雞羣况如余者駑駘耳蜩鷃耳方

其盛時猶不過服鹽車搶榆枋況已老病乎哉抑余聞郭有道當漢之季深知天時人事之不可為然猶周遊郡國不已于行葢不以時之不可為猶庶幾夫人之可為其欲扶顛持危之心至切也今之世法度雖弛而綱常未泯士大夫雖有負於國家而聖上天縱之姿日新之德視商宗周宣有光焉世之士必有如伊傅仲尹方召者為時而出於季揚之行有占焉酌以大斗行矣自愛劉某序

送張壻寬夫赴省序

紹定之元京口張寬夫貢于鄉二千石既歌鹿鳴以送之鄉之親若舊復相與祖道酒半寬夫起言曰某不才幸賴父師之訓登名於禮部又幸而中有司之程則將奉大對于天子之廷言之是則天子為之動容公卿大臣為之改視易聽萬事以理萬變以弭萬物亦以吐氣使見者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此非鄉曲之榮歟不然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見之者曰寒鄉晚出孤陋寡聞固

如此亦鄉曲羞也願有以教之漫塘叟應之曰夫射者求中鵠博者求成梟盧士之從事科舉寧不志於為掄魁歟近世掄魁之選孰有愈於張于湖王梅溪者歟梅溪一策忠憤激切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而于湖志阿用事者耳夫使二公所言不同而得失有異則詭遇獲禽人情容有不免而于湖之得不過如梅溪梅溪之得曾不下於于湖則士亦知所擇矣今之世誅求無藝而田里怨嗟賞罰無章而行伍觖氣府庫内空而所實者

私帑邊境外蹙而所營者別業事勢如薪下之火方燃幕上之巢將翻而士大夫方晏然寧居栩栩然相樂也子幸當龍飛策士之初天子虛已求言之日顧默而不言雖言而不切於當世之故獨不愧於王梅溪歟寛夫余壻令領袖羣仙於册府者曰秘監曹先生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者曰國子方先生二公皆余少日朋友也寛夫猶以余言為疑入都試脩弟子禮往見而質之

送吳兄入京序

吾鄉吳子隆兄宦遊五十年進不求榮退不謀利每見人訴滯淹而求薦引述窘匱而丐周給即瞑目不視曰是不異乞人可以吾儒而作乞人態乎其家翁大卿平生歷官買田不盈二百畝季不肖盡賤售以為酒家費人謂子隆必訴之官而復之比子隆歸委不問或詰其故子隆曰是其初必假母兄之命以行吾欲復田可使吾弟伏辜以傷吾母之心乎在官公餘即閉門讀未見書或招勝友命駕出遊飲酒賦詩以為樂於儀真同僚

中惟與今春官小宗伯曹公及前農卿辛公厚在揚在杭非此所知故章泉趙先生在日與其書言子隆在上饒時同僚無可其意所與遊惟寓客章泉與南澗韓先生及今奉常余公耳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子隆平生之所取友何如哉子隆既没橐無一錢瓶無粒粟無立壁可家長子往依外家甫壯而没叔季躬畊墓側荒墟種禾黍以自給惟仲子甇頗知書而不免於飢寒其女兄既嫁而貧復挈家來依之或竟日啼飢相視無策一

日來見謂某曰歲既秋矣而糴貴日甚百指之家卒歲柰何某語之曰昔孫叔敖之子貧往見優孟猶能為之啓寢丘之封今小宗伯曹公奉常余公皆當世宗工鉅儒方接武上政塗又前於潛程大夫與子有先世交承之契其友石民贍與某言大夫學古而勇於義方以課最登朝子何憚不歷往見之乎鎣曰吾不憚往見憚往而不得見耳某又謂昔孔文舉撲通家契於數十世之前猶得見李元禮子援乃翁遊從之契寧患不得見宗

伯奉常乎寧患不得見前於潛大夫乎子行矣盤曰諾則序所言以送之辛卯七月中澣漫塘叟劉某序

送邵魯子序

余尉江寧時識一醫者用藥必按古方不增損毫髮余竊陋之而所治病輒愈嘗試問之對以昔人製藥如張仲景孫思邈之徒其於寒煖燥濕之度君臣佐使之用烹煎炮炙之宜劑量審矣後之醫者察脉茍精視證茍明取而用之如庖丁奏刀雖大郤大窾未有不迎刄而

解者不然徒取古方紛更之寒煖燥濕之爽其度君臣佐使之反其用烹煎炮炙之失其宜小則誤人大則殺人可不畏哉余驚其言因思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不異醫者之增損古方宜謹毋忽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為之圖誠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似為蛇畫足邵君魯子又為中字圖說分幅紙為三以聖愚各居其偏而以庸人之不知中小人之無忌憚者居其間意若謂其自以為中而實

非中者而位置非矣余謂邵君倘必為此圖則當以不及者居前過者居後而以執中之聖人時中之君子居中若是豈惟中之為義不待論說而明抑可使賢且知者俯而就愚不肖者企而及其為圖不苟然矣今顧異是于以自為則贅于以為人則勞而少功是何異醫者之不樂守古方而徒欲以意自為方者哉余少所從游多邵君親黨知邵君多從師友游飽聞義理學常有其人甚遠望之不見之歎乃今邵君復不憚遠拏舟過之

望之其容粹然聽之其音琅然徐而即之又知其涵養之深體認之熟非淺之為學者比藉不以言語自見其過人抑已遠矣必言語乎哉魯子之先君子蚤從象山陸先生絜齋袁先生遊見謂知道者今二先生之書具在而晦菴朱先生諸書其論説益精魯子之歸試取三先生之書盡心焉會知愚言不妄庸字配中而行更須識察昔歲鄉人有得前輩所書中庸二字刻寘學宮者俾為之贊嘗亂道數語謹令兒曹録呈自今凡有可見

教毋吝壬辰四月下澣漫塘叟劉某序

送湯兄赴薛館序

晉范氏子華之客有宿于商丘開之舍者相與言子華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丘開窘於貧奮然往從之范氏之客皆縞衣乘軒見開面貌衣冠狎侮欺紿無所不為開與之乘高臺漫言能自投下者與百金開自投而下形體無傷又紿之以入水有珠開果泳而得珠驅之以入火取錦開果入而得錦范氏之客始驚以為有道

開曰吾無道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譬范氏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今眆知子黨之誕我内積猜慮外矜覿聽追幸前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水火可得復近哉漫塘叟曰商丘開所聞於范氏之客所求於范氏之門者富而已使開能誠之無二心則水本無珠入而得珠火不可以取錦入而得錦況如范氏之勢子華之賢庸詎知其不能使貧者富乎吾友湯子淵脩謹好學顧為貧累忽東書告别曰吾將

館于薛氏薛氏國之柄臣其子之賢度必不減子華而勢過子華遠矣惟子淵不猜不矜誠心以處之將見虛而往實而歸豈但入水得珠入火得錦而已既與之言復書以送之壬辰夏五上澣

送洪季揚揚祖教授横州序

紹熙庚戌余與嚴陵洪叔誼兄弟同登進士第慶元乙卯又與叔誼同校文上饒事竟復同塗歸别十餘年叔誼從宦邊頭復枉道顧余漫塘上厥後出處不齊音問

亦闊絶而叔誼之質之美之學之粹則余愛之重之一念不忘季揚其長子數年前自太學來訪問叔誼無恙則官不違死久矣嗚呼叔誼不惟不遇知於人復不遇知於天乎朋友之義宿草不哭而余於叔誼哀不自勝今年春聞季揚由舍選入對大廷始信天之報應不爽叔誼死猶不死季揚復迫於貧乘傳次入廣夫廣之風土人所畏道遠俸薄人所憚季揚勇往不顧豈天固予之季揚固遑之耶抑余聞今柱府經略使亦庚戌同年

時丁黼知靜江同年人所厚李揚才高識明優為時用又非徒若飛鳥依人者則李揚之遇合與天之報應叔誼顧不權輿於此乎因其書來告别書以贈之

送黄竹硼序

乾道淳熙間東萊先生在婺晦菴先生在建從之遊者常數百人其學成行修者多去而為名卿才大夫下亦不失於鄉黨自好之士其後楊慈湖在四明葉水心在永嘉戶外之屨常滿蓋其師友相從儘有樂地故雖多

去鄉辭家闗山敻隔歲時恨別花鳥驚心亦徘徊而不能去年來道喪諸老凋零學者倀倀然無所歸竹磵黄雲夫冐次灑落句律清遒使得及四先生門所至豈易量顧僅為詩酒社中人此韓文公所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雲夫清湘人自言京口買舟乘雪過余此興殆不減王子猷去余而東又將從野雪老人於松江上野雪余鄉人得行卷兩編讀之恨不識面二十年乃今昉知其心雲夫為我多謝不敏暇日舉盃酒相屬於三高亭

下能因回鴈寄音幸甚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蘓後湖為友者實吾里望族君累試場屋不效去從故樞使薛公澇薛公嘉其秀整表表於親黨間欲命以官而君於親親之序為後遂處之右階授常之征官將行觀其色赧赧然漫塘叟於君家有再世契酌而送之曰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惟貪刻不可為君自今以始儻能恕以臨事不剝

下以媚上廉以自律不背公以營私則人稱之行道傳之上官薦之明神右之由是以踐世科登膴仕無難者不然則令之鳴玉曳履於搢紳間自謂一世清流而為人所唾視者多矣獨右階乎哉君曰唯唯則書以贈

顒堂集序

顒堂先生司諫湯公故知樞密院事敏肅公之玄孫少嗜書家塾儲書萬卷日涵泳其間自六經諸子史以及浮屠老子之書與凡星官歷史所載無所不參綜或疑

其貪多務得於藴奥或有闕遺而公實沿流泝源無所
不探索下筆若不經意而識高趣遠意到辭達若龍駒
出水萬里騫騰不可羈縶若岫雲騰空斯須變化不可
名狀薄舉子業不為去試博學宏詞科一上即中選同
時之士亦有與公文相軋者而公意氣激昂議論慷慨
獨穎脱而出故貴名之起如轟雷霆虞丞相允文又於
上前力薦之即以其年六月擢樞密院編修官而公之
志雅欲以勳業自見故立朝未幾即出從虞公於宣幕

既宣師勞還公亦復歸舊著時淳熙甲午秋七月而以明年秋八月出使又明年三月以使事謫中間立螭坳登諫垣演綸鳳閣勸講金華君臣之間氣合道同言聽諫行僅朞月耳一謫八年乃始得歸我孝宗皇帝之意而豈徒哉公之少也志銳而氣剛志銳或失之踈氣剛或失之忽惟更事多者反是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我孝宗皇帝期於公者遠望於公者深矣歸未及用而死及之此遇合之難有志之

士所以捃遺編而浩歎也公没後四十有八年其季壻
趙侯鎮婺始裒公遺文千里詒書俾某序次某弱冠居
鄉里值公南歸數操几杖從之公亦喜其来命之進飲
食教誨之無倦色於今鄉里之士及登公門者某一人
耳其何敢辭公於文無所不工而尤豪於詩故以詩先
焉而以詞科中程之文次之掖垣詞命諫省論奏又次
之其他與諸公卿大夫論事交訊之書及雜著皆列于
後總若干卷公諱某字某没之歳方年五十有三云端

平乙未五月朔旦劉基序

何閤學遺文序

前漢末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自以故宰相高陵侯方進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當舉兵為國討賊兵興而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三輔豪傑應之攻燒官寺至火見未央宫蓋忠義之足以感人如此何清源輔相徽廟年踰一紀既謝事儀物稟稍猶不改居位時金國渝盟人心惴怯無敢北向出一壯語者故顯謨

閣學士其清源之嗣時領使事河北獨能舉勤王之兵為天下倡端不愧翟義至於事之不成則翟義所謂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公之自計亦若是矣若夫義死而公無恙則以有我高宗皇帝一馬化龍之事在未可以新室事例觀公之曽孫某集公遺文屬其序于篇首某謂有本者如是故得詳彼略此云紹定壬寅六月晦日丹陽劉某序

政說贈句容江大夫

句容大夫江元弼將之官問政於予予世大拙不知所告而句容請不已時從人寄聲越明年猶以書來曰子言云何予感其意因思頃尉江寧將捧檄試進士請教於常所往來者或告之曰毋立說余從而訾之曰說歸於是而已是則何說之能易既考試數日由吾說者悶悶不可人意作而取所謂不合吾說者續之隨其意之淺深文之高下而為之去取時有得焉乃慨然歎曰善哉言乎為政亦猶是矣因即其說泛觀近世從政者其

苛刻者迂闊者皆置不論若史直翁錢師魏非世所謂善官者歟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當吾手不殺一人及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刼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為笑非立說之過歟師魏守京口以扶弱抑强為事小人識其意往往衣㡚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讋懼有破家者京口之人至今尤之非立說之過歟句容守家學志事功說於及民而樂於從善顧豈有是抑吾聞昧者

不知立說懦者不能立說而私者不敢立說若句容者是非了然如鑿斯揭其知立說者歟以義自許如水必東其能立說者歟恬澹寡欲於世無求其敢立說者歟今世士大夫以催科為能事率先期趣辦吾從而緩之顧不美歟而是說既立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饔飧已空之後則向之緩之者無乃適以阱之歟士大夫以峻刑罰樹風釆吾從而輕之說亦豈不美歟而是說既立刑不當罪善者無所伸惡

者無所懲則向之輕之者無乃適以病之歟以至婦人不逮繫美意也而忮忍或甚於男子僧道不加刑厚恩也而姦惡或過於平人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為欺吾拳拳於别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凡此皆立說之過若吾說不立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其宜而行之如權稱物如盤走珠黠吏不能窺姦民不能乘則庶幾矣不然黠吏窺之以售於民姦民乘之以市於吏如探囊取物如齎券索償則吾之腹心耳目

且移於下而細民將安所措手足哉傳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旨遠矣雖然吾詢諸句容之民其誦大夫之賢諄諄也吾問句容之政其契於人心者總總也句容之民介居山谷間習俗醇厚既已安江大夫之政江大夫又非膠柱調瑟者其終無是弊也必矣抑吾聞為政固患於先立說尤患乎有以信其說王荊公之為鄞縣也以青苗水利等政行之其始固未敢自信也既行之鄞而鄞以為便天下始受其弊今句容治行已籍

籍諸公間其去而官天朝也不遠矣吾慮其狎於句容之政行之無斁遂欲鄙是說以律天下也不可以不告

## 茶説贈九江王子順

王子順將歸九江須别語其衰病無以云也猶記子順來時餉茶甚佳敢問今人一日無茶不可而茶之用不見於三代之前何也豈非以古先治化清明人無昏濁無所事此故耶近世此利衣被天下而仙郡所産特盛夫龜食氣而壽麝食栢而香則飲茶於仙郡者可知矣

竊怪近年佩二千石印章而來如曹寘輩一任二三年間所飲茶不知幾千百碗而昏濁略不少差何也豈玉川子所謂七碗之後清風自生殆虛語耶或曰是其土性固然非茶所及則生於地者可知勉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故其願子歸而與鄉之同志者共學焉毋使九江之茶有愧於西山之薇商山之芝幸甚

元齋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闢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某叟命曰元齋

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之氣朝而升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子之先擢儒科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鳴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奕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弱而弄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

不博塞以遊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為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為説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

贈送吳定夫往慈湖 時聞有求勑葬楊慈湖者

周公聖人也其致政成王而歸視富貴何有其沒也周人顧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贈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魯之臣子亦哆然受之而不辭孔子傷之曰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顏子賢人也簞瓢自樂豈計榮枯於

身後門人乃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余猶父也余不得視猶子也葢傷門人之知不足以知顔子厚葬秖以為辱也雖然是一聖一賢之事猶可諉者魯之禮樂周實命之非魯人之所嘗請也顔子厚葬門人為之非異巳者所得與也今有人焉好學樂道希聖慕賢以終其身或者乃欲於其既没之後為之借助異巳之人以僥求其分之所不當得猶有鬼神將歆之乎吐之乎識者當知之丹陽劉某云

書贈吳定夫

南城吳定夫布衣芒屩走天下欲徧識當世賢者所齎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虚其中以便出納權其輕重短長中分於肩上丁亥年來金壇訪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無與偕者定夫時客中都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即肩布囊卧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乃進凡去非平

日親舊知定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哉今天下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剝民脂膏以自封靡一旦聞有金革之事則心搖膽戰目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於陸梁其端由此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盜賊而禽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為去非屈定夫知之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前

居民之貧者多受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
囊出錢買舟與之今數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
輕疑其齎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匱矣欲周之不及去
踰年有見之婺女者傾囊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夫每
見一人則容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
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其寄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八字
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筒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定
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芻言送王實齋守吳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徊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

書贈權溧水張察 佳

不輕受詞不苟追人則田里安不輕買物不吝酬直則市井喜期會信則豪橫不敢玩賞罰明則姦盜無所容

有謁入久不見之容則開嫚侮之端有追至久不決之
訟則生曖昧之謗毋以暫焉而不為久計毋謂去矣而
不計後來庶幾治最之成亦增吾邑之重

漫塘集卷十九